

《巴特伊麦阿斯》三部曲之一

# 撒玛坎护身符

[英] 乔纳森·斯庄德 著

孙 淇 译



执著的少年……智慧的魔鬼……多变的人性……



接力出版社  
Publishing House

全国优秀出版社  
SPLENDID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A

SAMAKAN HUSHENFU

# 撒玛坎护身符

[英] 乔纳森·斯庄德 著

孙 淇 译



接力出版社  
Publishing House

桂图登字：20 - 2004 - 103

THE AMULET OF SAMARKAND by Jonathan Stroud

Copyright © 2003 by Jonathan Stroud

First published by Random House UK Limited, London, 2003

Under the title THE AMULET OF SAMARKAND

Book I of the Bartimaeus Trilogy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Laura Cecil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Bardon - Chinese Media Agency

ALL RIGHTS RESERVED

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right © 2005 by Jieli Publishing House

#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撒玛坎护身符 / (英) 斯庄德著; 孙淇译. — 南宁: 接力出版社, 2004. 10

书名原文: The Amulet of Samarkand

ISBN 7 - 80679 - 665 - 7

I. 撒… II. ①斯…②孙… III. 儿童文学 - 长篇小说 - 英国 - 现代  
IV. I561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86662 号

责任编辑: 王晓丹 美术编辑: 张 钰  
责任校对: 张 莉 责任监印: 刘 登

出版人: 李元君

出版发行: 接力出版社

社址: 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 9 号 邮编: 530022

电话: 0771 - 5863339 (发行部) 5866644 (总编室)

传真: 0771 - 5863291 (发行部) 5850435 (办公室)

E-mail: jielipub@public.nn.gx.cn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常年法律顾问: 北京天驰律师事务所

印制: 北京中铁建印刷厂

开本: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

印张: 20 字数: 350 千字

版次: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: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0 001—25 000 册

定价: 26.80 元

###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凡属合法出版之本书, 环衬均采用接力出版社特制水印防伪专用纸, 该专用防伪纸迎光透视可看出接力出版社社标及专用字。凡无特制水印刷防伪专用纸者均属未经授权之版本, 本书出版者将予以追究。

质量服务承诺: 如发现缺页、错页、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,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。

服务电话: 0771 - 5864694 5863291

## 主要人物表

巴特伊麦阿斯 中级水平的魔鬼，活了 5010 岁，被内森尼尔传唤到地球

内森尼尔 12 岁的魔法师，孤儿，从小接受魔法训练

亚瑟·安得武德 中级魔法师，内森尼尔的师父，供职于国内事务部

玛莎 安得武德的妻子，像母亲一样照顾着内森尼尔

西门·劳雷斯 一个有野心的年轻魔法师

肖妥·皮恩 魔术师，魔术用品商店的老板

阿曼达·卡斯卡特 劳雷斯的情人

鲁珀特·戴沃柔克斯 英国首相

法夸尔 巴特伊麦阿斯的对手，在地球上化身为厨师的形象

灾伯 好战的魔鬼，绝活儿是爆破咒

杰吉斯 长有鹰嘴的伦敦塔看守

巴兹塔克 长有牛头的伦敦塔看守

奇怪的孩子們 具有识辨魔法物的能力，没有公开真正的身份

# 目 录

(★ 我——巴特伊麦阿斯)

(☆ 他——内森尼尔)

## 上 篇

|    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1  | ★ 魔鬼现身 .....      | 3  |
| 2  | ★ 变成黑鸟 .....      | 7  |
| 3  | ★ 挖隧道 .....       | 8  |
| 4  | ★ 护身符 .....       | 9  |
| 5  | ☆ 接受训练 .....      | 18 |
| 6  | ★ 逃亡路线 .....      | 23 |
| 7  | ★ 奇怪的孩子們 .....    | 27 |
| 8  | ☆ 被领养的孩子 .....    | 33 |
| 9  | ☆ 学习时期 .....      | 41 |
| 10 | ★ 亚得尔布兰德五星盘 ..... | 49 |
| 11 | ★ 隐身地点 .....      | 54 |
| 12 | ☆ 屈辱时刻 .....      | 62 |
| 13 | ☆ 发誓复仇 .....      | 72 |
| 14 | ★ 永远监禁咒 .....     | 80 |

## 中 篇

|    |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|
| 15 | ☆ 被判的后果 ..... | 91 |
|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|

|    |   |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|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16 | ★ | 可疑的信件 .....   | 98  |
| 17 | ★ | 魔术用品商店.....   | 105 |
| 18 | ☆ | 去往议会大楼 .....  | 117 |
| 19 | ☆ | 议员们的聚会.....   | 122 |
| 20 | ☆ | 谁是反叛者.....    | 130 |
| 21 | ★ | 伦敦塔 .....     | 137 |
| 22 | ★ | 凄惨珠里的变形 ..... | 145 |
| 23 | ☆ | 同处困境.....     | 150 |
| 24 | ★ | 最坏的营救者.....   | 158 |
| 25 | ★ | 乌鸦的逃亡.....    | 162 |
| 26 | ☆ | 只有一个魔法师 ..... | 173 |
| 27 | ☆ | 不速之客.....     | 180 |
| 28 | ★ | 邪恶的花招.....    | 184 |
| 29 | ☆ | 摘掉假面具.....    | 191 |
| 30 | ★ | 失火 .....      | 199 |

## 下 篇

|    |   |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|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31 | ☆ | 最深的痛苦 .....   | 207 |
| 32 | ☆ | 重新作战.....     | 214 |
| 33 | ☆ | 占卜盘被夺.....    | 222 |
| 34 | ★ | 奇妙的徒步旅行 ..... | 230 |
| 35 | ★ | 伏击 .....      | 239 |
| 36 | ★ | 黑衣男人.....     | 247 |

|           |   |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|---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37        | ☆ | 走进聚会厅.....   | 253 |
| 38        | ☆ | 致命的捉迷藏 ..... | 259 |
| 39        | ★ | 圆玻璃罩.....    | 264 |
| 40        | ☆ | 开始较量.....    | 270 |
| 41        | ★ | 噩梦的开始.....   | 276 |
| 42        | ★ | 传唤魔鬼.....    | 286 |
| 43        | ★ | 取回宝物.....    | 301 |
| 44        | ★ | 雾中分别.....    | 304 |
| 译后记 ..... |   |              | 311 |

上  
篇







## 巴特伊麦阿斯

### 1 魔鬼现身

室内温度急剧下降。窗上结了冰，连天花板上电灯的四周也结了厚厚的一层。灯泡里明亮的灯丝一点一点地暗下来，密密麻麻插得像菌群一般的蜡烛也熄灭了。黑暗的房间里弥漫着令人窒息的硫磺烟雾，模模糊糊的黑影在黄色的烟雾中挣扎着，搅动着。无数的尖叫声从远处传来。通向楼梯的门突然被什么东西用力推挤着向里弹开，门框发出嘎吱嘎吱的呻吟。一双看不见的脚轻快地啪哒啪哒地走过地板，床后和桌子下许多张看不见的嘴在低声咒骂着。

黄绿色的烟雾渐渐收缩成一根粗大的烟柱，不断喷出一缕缕烟须，舌头一般舔着空气，然后慢慢消散了。烟柱悬浮在五星盘的中心，沸腾的烟雾撞着天花板，好像一大团火山云。短暂的停顿，然后，两只黄灿灿的眼睛从烟柱里露了出来。

嘿，他这可是头一次呀！我想吓吓他。

我的确做到了。那个黑发男孩站在自己的五星盘里——那张盘稍小一点

儿，满是各种各样的神秘符号，离主盘有一米远。他的脸像死人一样苍白，全身抖得像狂风中的枯叶。牙齿在颤抖的下巴里咔咔作响，汗珠从额上掉下来，立刻变成了冰粒，丁丁当当像雹子一样敲打着地板。

一切真是好而又好，不过那又怎样？我的意思是说，他看上去顶多十二岁，大大的眼睛，瘦瘦的脸颊，就算把这么个皮包骨的小东西吓掉了裤子，也没什么好炫耀的。<sup>①</sup>

于是我飘浮着，等待着，希望他在为我解除咒语之前别耽搁得太久。为了有事可做，我弄出了一点儿蓝色火焰，把五星盘的内侧点着了。那些火苗挣扎着，好像要找到一条出路去抓他似的。当然，这是徒劳。我已经检查过了，盘四周密封得很好，没有一点儿破绽，这可真不幸。

最后，这顽童好像总算攒够了说话的勇气——

从他蠕动的唇形，我猜出那不只是由恐惧引起的。我熄灭蓝色火苗，同时弄出一点儿臭气。

那小东西开口了，声音短促尖厉：

“我命……命……命令你……”请继续！“告……告……告诉我你……你的……名……名字。”

他们总是这样开始，这些小东西。全是毫无意义的废话。他知道而且我也知道他知道了我的名字；要不他怎么能把我传唤到这里来呢？这是他第一次传唤我。你需要正确的咒语、正确的做法，还有完全正确的名字。我是说，要是你像叫计程车那样喊——你是什么也叫不来的。

我选择了一种高贵的深沉的黑巧克力一样的声音，并让它在四面八方回荡着，足以让头发从那些没有经验的后脖颈上倒竖起来。

“巴特伊麦阿斯。”

我看见那小东西在听到这个名字时倒抽了一口凉气。很好——这么说他还不是完全是傻瓜：他知道我是谁，我是什么，还有我的名声。

咽了一会儿涌上来的痰，然后他又说道：“我……我命令你再回答。你是不是那个巴……巴特伊麦阿斯，就是……就是古时候被魔法师命令重修布拉格城墙的那个？”

---

① 不是所有的魔鬼都同意我的想法。有的魔鬼发现戏弄他们的传唤者非常有意思，他们千方百计用可怕的幻象来吓唬他。晚上让他做噩梦。但是这些诡计很少能成功地把那些魔法学徒吓出保护圈。把他们吓出保护圈是非常棒的——对我们来说。但是有点儿冒险。因为那些魔法学徒通常是训练有素的，而且他们长大后还会向我们报仇。

多么能浪费时间的小东西。那还会是谁呢？我把烟柱弄得蓬蓬松松。冰块在灯泡里像焦糖一样劈啪作响。脏兮兮的窗帘后边玻璃闪着微弱的光，发着嗡嗡的轻响。男孩转动着后脚跟儿。

“我是巴特伊麦阿斯！我是萨哈的吉恩，强大无比的银羽毛魔鬼！我重修过尤日克、卡拉克、布拉格的城墙；我和所罗门王谈过话；我跟平原上水牛的祖先赛过跑；我守护过古老的津巴布韦，直到石头崩塌，胡狼吃掉她的人民！我是巴特伊麦阿斯！我没有主人，所以我命令你：孩子，向后转。你是谁呀，竟敢传唤我？”

这番话够劲儿吧，嗯？而且所有的真实性更增强了它的力度。还有我没提高半点儿音量。我希望那孩子会吓得反过来告诉我他的名字，这样当他向后转时我就有事可做了。<sup>①</sup>可是，没有这样的幸运。

“靠魔法圈的威力、五星盘上的点，还有咒符链，我就是你的主人！你必须服从我的愿望！”

听到这古老的咒语从这样一个瘦小子嘴里发出来，还用了这么愚蠢的高声，真是让人讨厌死了。我收起我的如意算盘，把姿态稍稍放低一点儿，按照惯例拉长声音给他答复。得赶快把这事解决掉。

“那么你的愿望是什么？”

我承认自己已经开始好奇了。大多数生手魔法师都是一看二问三见习，然后他们翻过来掉过去研究自己的潜能，但在亲身实验时还是常常会因为过于紧张而什么也叫不出来。一个灵界实体，比如我，被这么一个小崽子叫到第一空间显形，这样的事你不可能天天碰上。

孩子清了清喉咙。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刻呀：他为这一刻准备了很多，梦想了很久——在本该躺在床上想赛车和姑娘们的时候。我面目狰狞地等待着这个可怜虫的要求。会是什么呢？让东西飘浮起来是最常见的要求，或者把东西从房间的这头弄到房间那头。没准儿他想让我用魔法展示一个幻影呢，那可有趣了：我偏要故意误解他的要求，让他难过。<sup>②</sup>

“我命令你去西门·劳雷斯家把撒玛坎<sup>③</sup>护身符偷来。明天黎明时我会传唤你。”

---

① 当然，我在魔法圈里是无所作为的。但是以后我会调查出他是谁，他性格中的弱点，他的过去(可以被利用的部分)。这样，他们就可以控制他了。啊，不，我应该说：你就可以控制他了。

② 一个魔法师曾要求我为他展示爱人的幻影，我就给他弄了面镜子来。

③ 撒玛坎：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的一个城市。

“你要什么？”

“我命令你去……”

“是，我听见你说的话了。”我的意思不是要再听一遍他的蠢话。实在是太出乎意料了，连我声音中的恐怖成分都退去了一点儿。

“那么去吧！”

“等一下！”我感到我的胃开始翻腾，当他们派遣你时，你总会有那样的感觉，就好像有人要吸干你一样。要是你赖着不走，他们只好说三次来打发你。一般情况下，你是没法赖掉的。可是这一次我还是原地不动，两眼在翻滚的烟雾中怒气冲冲地瞪着。

“你知道你在要求什么吗，小子？”

“我不想和你交谈、讨论、谈判，也不想和你猜谜、打赌、玩游戏，也不想……”

“我根本没打算跟一个皮包骨的未成年者谈话，相信我，收起你那些死记硬背的废话吧。有人在利用你，他是谁——你的师父？我猜，是一个干瘪的胆小鬼藏在一个男孩的后边。”我收拢了一点儿烟雾，第一次露出我的轮廓，朦朦胧胧地飘浮在阴影里，“你正在玩火呢，要是你想传唤我去打劫一个真正的魔法师的话。我们在哪儿？伦敦吗？”

他点点头。是的，的确是在伦敦，那些肮脏的城市房屋。我从烟雾里打量着房间。低低的天花板，剥落的墙纸；墙上只有一张退色的画，是一幅阴郁的荷兰风景画。——对一个男孩来说，那可真是是一个古怪的选择。我以为那里应该贴着俗气的小姐或足球运动员什么的……大多数魔法师都是教徒，甚至从他们小时候就是。

“唉……”我的声音温和而伤感，“这个邪恶的世界，他们教你的太少了。”

“我不怕你！我已经给了你任务，我命令你去！”

第二个派遣咒。我的肠子好像被压路机轧过，我感到我的形体开始摇曳、闪烁。这是那孩子的威力，尽管他非常年轻。

“你该害怕的不是我。不管怎样，西门·劳雷斯一旦发现你偷了他的护身符，他会找上门来要你的小命。”

“你必须服从我的命令。”

“遵命。”我不得不向他屈服，他很坚决，而且还很愚蠢。

他摇动着手，我听到了“彻底堕落咒”的第一个音节。他马上就要让我吃苦头了。

我去了，没有被更多的咒语打扰。

## 2 变成黑鸟

当我降落在伦敦街头的一盏路灯上时正是黄昏，天空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。运气还不错。我把自己变成一只黑鸟，一个长着嫩黄鸟嘴、漆黑羽毛的活泼家伙。几秒钟内，我就被淋成了一只落汤鸟，缩头耸翅地站在汉普斯特街上。我把头转来转去，侦察到街对面有一棵大山毛榉树。树根周围堆积的树叶在腐烂着——十一月的寒风已经把它吹落得干干净净了——但是它那粗壮的树枝还是可以给我提供一点儿避雨的地方。越过一辆正孤零零疾驰在市郊大道上的小汽车，我朝它飞去。在那些高墙之后，长满常青树的花园里，耸立着几座高大的别墅，丑陋的、雪白的楼身在黑暗中像死人的脸一样闪着白光。

好吧，也许是我的心情很糟糕所以才会有那样的联想吧。有五件事正烦着我呢。

首先是那每次与肉体显形紧随而来的疼痛已经开始发作了，我在羽毛里都能感觉到它。变形后一定时间内我通常不会感到疼痛，不过紧急行动时它还是会引起我的注意。直到我作为一只鸟完全适应了周围的环境为止。

其次就是天气，我已经说得够多了。

第三，我老是忘记物质形体的局限。我痒的地方恰好在我的鸟嘴上，于是我用翅膀尽力去挠它，可完全是徒劳。

第四，就是那个小东西。关于他我可有太多的问题了：他是谁？他为什么会有这样找死的愿望？在他为此倒霉之前我该怎么对付他？消息很快就会传开的，我一定会被他这个讨厌鬼连累受罚的。

最后的烦恼是护身符。据说它有极强的魔力。那小东西干吗非逼着我给他弄来呢？他一点儿也没透露。也许他只是想当个具有悲剧意味的时髦装饰品来佩戴吧，也许偷窃护身符是一种新时尚，以此来证明魔法师的偷窃能力。不管怎么样吧，我得先把它弄来。这件事没那么容易，即使对我来说也是这样。

我闭上我的鸟眼，睁开我的肉眼，一只接一只，每只都关注着不同的平面。<sup>①</sup>我前后左右地看，在树枝上跳上跳下，以选取一个最佳视角。沿着路边的多座别墅都设了魔法保护罩，可见我们待的这个地区是个多么上流的地

---

① 我可以同时进入七层平面。它们一层叠一层就像千层酥。七层平面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非常多的了。那些能够开发更多平面的人是相当了不起的。

区。街道远处的几座别墅我并不在意。我感兴趣的是街道对面、照不到路灯的那所宅子。因为那是魔法师西门·劳雷斯的府邸。

府邸的第一层平面很干净,但是第二层平面上却暗设了一道防护网。——沿着高高的围墙,像一道蓝色蜘蛛网闪烁着。这道网又延伸到空中,越过白色别墅的屋顶垂到对面的围墙上,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闪闪发光的圆顶网罩。

干得不赖,可我还是能处理它。

在第三、第四平面上没有什么,而在第五层平面上我发现了三个“哨兵”正绕着圈子在半空中巡行,高度恰好刚过花园的围墙。他们全身暗黄,每个都有三条粗壮结实的腿,可以绕着关节软骨轴心转动。腿上是一个奇形怪状的身体,长着两张嘴和很多只警戒眼。这三个傀儡绕着花园的四周来回回漫无目的地巡视着。我本能地往山毛榉枝子下缩了缩,不过我知道他们从那儿是不可能看见我的。这么远的距离,无论从七层平面中的哪一个看起来,我都是一只小黑鸟。等我靠得足够近时他们才会识破我的幻形。

第六层平面很清楚。可是第七层……很奇怪呀。我看不出有什么特别——房子呀,路呀,黑夜里的一切看起来都没有改变。——可是,你们喜欢叫它直觉也好,我敢说,那儿有什么东西正埋伏着。

我疑心重重地在一个树节子上磨了磨嘴。正如所料,这里设置了相当强的魔力工程。我听说过劳雷斯。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相当难对付的魔法师和一个极其严厉的主人。我很幸运,还未曾被他传唤伺奉过。我既不愿得罪他,也不愿为他服务。

然而我必须服从那个孩子的命令。

浑身透湿的黑鸟从树枝上跳下来,呼啦啦一下子飞过了马路,灵巧地躲过了附近路灯的灯光。他落在墙角下的一块草地上。那里放着四个黑袋子,准备明天早晨被拿走。黑鸟在袋子后边跳来跳去。一只猫早已在什么地方守候他多时了<sup>①</sup>,这会儿它已经失去了耐心,好奇地尾随着黑鸟扑过来,可是在袋子的后边,它没有发现鸟,也没有发现别的什么黑东西。那里除了一个新掘的鼯鼠堆什么也没有。

### 3 挖隧道

我讨厌泥巴的味道。对于一个由空气和火构成的存在形式来说,泥巴实

---

<sup>①</sup> 猫可以看到第二层平面。

在不合适。无论什么时候，一旦我和它接触上，那让人心烦的泥巴就沉沉地挤压着我。这就是我老是很挑剔地选择变形物的原因。鸟类，很好。昆虫，很好。蝙蝠，也不赖。能快跑的东西都不错。树上的居民，更好。而地下的东西就不好了。比如鼯鼠，糟透了。

可是当你要通过一个保护网时，你就不能吹毛求疵了。我猜对了，那个网没有延伸到地下。鼯鼠挖呀，挖呀，越挖越深，一直挖到墙基下。没有魔法警报声，虽然我的头五次撞到一块鹅卵石上。<sup>①</sup>接着我又向上掘，我不停地大声吸气、晃动脖子，从肥嫩的蠕虫堆里钻出我圆圆的小鼻子，挪开每一个被伤害物，二十分钟后我终于掘到了地面。

鼯鼠小心翼翼地从小堆土里伸出他的脑袋，他的隧道恰好开在了西门·劳雷斯那片干干净净的草地上。他朝四周看了看，检查一下情况。一楼的房间亮着灯，窗帘拉上了。楼上，从鼯鼠能看到的部分开始都是漆黑一片。半透明的蓝色魔法保护网罩在头上。一个黄色哨兵在离灌木丛三米高的地方笨重地踱着步。另外两个可能在房子后边。

我又试着看了一下第七层面。还是什么也没有，还是有一种危险的紧张感觉。噢，天哪。

鼯鼠又缩回到地下，挨着草根向房子开掘隧道。他再次露头时是在离窗户最近的那个花坛下。他使劲儿地琢磨起来：看样子不能再往前掘了，否则就要掘进地下室了。必须得想点儿别的办法。

一阵笑声和玻璃杯碰撞的丁当声钻进鼯鼠多毛的耳朵里。那声音出奇的大，在很近的地方回荡着。哈，一个空气排气孔，因为时间久了而裂了一道缝儿，它就安在离地半米高的墙上，直接通向房间。

带着一种解脱感，我变成了一只苍蝇。

## 4 护身符

我安全地躲在空气排气孔里，用我的复眼偷偷往里瞧。这是一个相当传统的客厅，地上铺着厚厚的柔软的地毯，墙上贴着令人作呕的带条纹的墙纸，一个丑陋的水晶球装扮成了一盏枝形吊灯，两幅油画因时间的久远而发了黑，一张沙发，两把舒适的椅子（也是带条纹的），低低的咖啡桌上放着一

---

① 每次都撞在了不同的鹅卵石上，不是同一块石头被撞了五次。只是在此声明一下，因为人类有时实在太愚钝了。

个银托盘，托盘里有一瓶红葡萄酒，没有杯子。杯子在两个人的手里。

两人中的一个女人。她很年轻(对于人类来说，年轻的意思是很幼稚)，是那种很丰满的漂亮。大眼睛，黑头发，剪得很短。我无意识地记住了她。明天我回去拜访那孩子时将会以她的模样出现，而且是裸体。看看他那冷漠无情却又绝对年轻的思想会有什么反应?!<sup>①</sup>

然而，此时更让我关注的是这个女人正对着微笑且点头的男人。他又高又瘦，有一种书卷气的英俊，光滑的背(bēi)头上抹了很多气味刺鼻的头油。他戴着圆圆的小眼镜，嘴很大，有一口好牙，和一个很引人注意的下巴。某种东西告诉我，这位就是那个叫西门·劳雷斯的魔法师。也许是他身上那种无法言说的力量与威严的光芒？也许是他手势中表现出来的房屋主人的态度？或者是在他肩膀上飘浮的小妖(在第二层平面上可以看到)，正极小心地警戒着四周的危险？

我苦闷地搓着两条前腿。我得特别小心才行。小妖是很麻烦的东西。<sup>②</sup>

实在可惜我没有变成蜘蛛。那种东西可以几小时几小时地坐着，一动不动，而且什么也不想。比较而言，苍蝇就过敏多了。可是，如果这会儿我再变形，那位魔法师的奴隶是一定会觉察到的。我只好强迫我那不甘不愿的身体悄悄地藏着，尽量不去理会再次发作的疼痛，这次的疼痛是在我的眼角膜里。

魔法师在不停地谈，别的什么也不做。女人用奉承的眼神注视着他，那双眼睛又大又蠢，充满了崇拜，让我很想咬她一口。

“……那将是无比庄严壮观的场面，阿曼达。你将成为伦敦上流社会最受尊敬的人！你知道吗？就是首相本人也很想去参观一下你的私宅。是的，我的威信是很高的。几星期以来我的敌人一直在用他们卑鄙的暗中活动追杀他，可他仍然表示要召开会议。所以，你看，我亲爱的，重要的是我还是能够影响他。问题是要知道怎样取悦他、怎样满足他的虚荣……别告诉别人，实际上他是相当无能的。他的特长就是以魅力诱人，即使是现在他也很少受

---

① 对于那些好奇的家伙，我变成女人时往往事半功倍，而变成男人时，则正好相反。在某些方面，我原以为女人更狡猾些，但现在我不这么认为了。女人，男人，鼯鼠，蛆——他们说话、做事全都差不多，只是在判断力上有一点点差别。

② 千万别搞错了，我不是害怕小妖。不费吹灰之力我就能捏碎他，但是有两条理由我不能这样做：其一，他对主人忠心耿耿，永不变心；其二，他有极其敏锐的眼睛，用不了一秒钟，就能看穿我狡猾的苍蝇假象。